



作品：

火葬場



得獎者：

羅志誠

羅志誠，一九七一年生。我喜歡地球人，也喜歡脫離地球的時刻。目前在苗栗一所山坳裡的學校教書。如果每天有一個小時可以專心讀書、聽音樂或是寫作就會覺得很舒服。每天都會運動，慢跑、散步、爬山，或是打棒球。



得獎感言：

尼采在《悲劇的誕生》中說：「我們不妨想像一下，不和諧音化身為人（不然人還會是什麼呢？），那麼，這個不和諧音為了堅持活著，就需要一種壯麗的幻覺，以美的面紗將之遮住。」那時，眼中所見的與其說是現實的火葬場，倒不如說是手中這本 Arundhati Roy 所寫《微物之神》中的火葬場。這篇短文大概就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寫給自己這位送行者。



火葬場

平頂、灰泥的火葬場前，人車絡繹不絕地往來，繁忙得有如郊區的一座小火車站。但那簡陋的模樣，連一點顏色都捨不得著上的灰牆，連一點裝飾也不容許存有的廊柱，只能說是後火車站吧。我們在此為一位年輕旅者送行。

只有月台而沒有列車到站，只有蒸氣而沒有車輪隆隆的後火車站。我們遠望煙囪冒出一陣意味著礮水化合物的黑煙，隨後的白煙徐徐，百分之八十的構成是水。不久大雨落在這旱季的南國郊區山麓後火車站的平頂，滑落成珠簾；落在賣椰子水的小販躲雨的榕樹旁淅瀝瀝地；落在瀝青壓成的道路小坑上，成一灘可以飛濺的泥水。像是說好了似的，載運每位旅者從文明的都城抵達這古老的後火車站的，是全新黑頭加長型的凱迪拉克。一車送行者，一車敲鑼鼓吹或鳴笛，各自有各自的章法，像可以一次買齊的大賣場：黑闊大裾、黑布裙、黑布鞋、白長袍、頭白、麻衣、麻簪、道袍、袈裟，一應俱全。

月台上的奏樂總就是那些，能撩撥我們這些中年送行者心弦的，是小學畢業前硬背下來，只為了在典禮中頌唱的驪歌，於是便不由自主地跟著哼了幾句：

驪歌初動，離情轉轉，驚惜韶光匆促

哼哼哼哼，哼哼哼哼，哼哼哼哼哼哼

輪我們進站了。像是持著月台票的送行者，目送著旅者被推往月台。彼界之門，中央廚房般的食材遞送口，蓮花紋飾的五分板木看來厚實，月台服務人員推著有點卡住的台車。我們的朋友已經遠行了，我們來到中央廚房般的票根遞送處，收取由方形鐵盤盛著的票根。沒有舍利子做為紀念，正如同沒有家徽做紋飾。罈面上放置著旅者的笑容，讓送行者安心，為票根留一個居所。像是說好了似的，當我們離開月台時已不見鑼鼓喧囂車來人往了。已近午時，日頭也露臉了，留下麻雀啁啾在瀝青路上，小酌坑裡的雨水。

年輕旅者的面容終於從我心中淡去。誰沒有這樣一位朋友終年不見，再見時已是兒女成群油光滿面，或是另一位朋友遠走異鄉只好在流言中聽聞。這是電的時代，誰都想試試在google、facebook，以及諸如此類的工具中，以光速擷取某一位朋友的雪泥鴻爪。試著想想，我們可能在路上，或是偶然的交通事件中遇見長大的、變老的、整容的朋友。只不過是我們的年輕旅者選擇了neither，展開了實際旅程。熱力學告訴我們，熵是有增無減有去無回的，我們不會再遇見了。但是誰知道呢？我們的朋友成為宇宙星塵的一部分了，這古老的經歷了自己一生的宇宙在夜裡注視著我們，要我們再安靜一點，這樣我們才會聽見更多的聲音，會了解篝火燃燒的奧秘。



送別的生命場景

◎陳芳明

把火葬場視為後火車站的送別月台，是相當傳神的生命場景。從進站到離站的旅程，如何詮釋活著的意義？為一位年輕旅者送行之際，不免湧起複雜的苦澀滋味。繼續活下去，必須承受各種痛楚，在流言中倖存，在蒼老裡衰弱。唯先行離去者卸下重擔，以碳水化合物的軀體接受燃燒，化為煙，化為雨，升格為星，降格為塵。時間與生命至此都失去意義。